唐传奇选辑

目錄

板桥三娘子
补江总白猿传
长恨歌传
陈鸾凤
陈义郎
楚儿
崔护
崔慎思
崔书生
崔思兢
崔炜
崔玄微
崔张自称侠
邓厂
邓甲
定婚店
东城老父传
东阳夜怪录
窦乂
杜牧
杜子春
樊夫人

板桥三娘子

佚名

唐汴州西有板桥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何从来。寡居，年三十余，无男女，亦无亲属。有舍数间，以鬻餐为业，然而家甚富厚，多有驴畜。往来公私车乘，有不逮者，辄贱其估以济之。人皆谓之有道，故远近行旅多归之。元和中，许州客赵季和，将诣东都！”，过是宿焉。客有先至者六七人，皆据便榻。季和后至，最得深处一榻，榻邻比主人房壁。既而三娘子供给诸客甚厚，夜深致酒，与诸客会饮极欢。季和素不饮酒，亦预言笑。至二更许，诸客醉倦，各就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娘子归室，闭关息烛。人皆熟睡，独季和展转不寐。隔壁闻三娘子悉窣，若动物之声。偶然隙中窥之，即见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烛挑明之。后于中箱中，取一副耒，并一木牛，一木偶人，各大六七寸。置于灶前，含水噀之，二物便行走。木人则牵牛驾耒，遂耕床前一席地，来去数出。又于箱中取出一裹养麦子，授于木人种之。须臾生，花发麦熟。令木人收割待践，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子，硬成面讫，却收木人子于箱中。即取面作烧饼数枚。有顷鸡鸣，诸客欲发。三娘子先起点灯，置新作烧饼于食床上，与诸客点心。季和心动遽辞，开门而去，即潜于户外窥之。乃见诸客围床，食烧饼未尽，忽一时踣地作驴鸣，须臾皆变驴矣。三娘子尽驱入店后，而尽没其货财。季和亦不告于人，私有慕其术者。后月余日，季和自东都回，将至板桥店，预作养麦烧饼，大小如前。既至，复寓宿焉。三娘子欢悦如初。其夕更无他客，主人供待愈厚。夜深，殷勤问所欲。季和曰："明晨发，请随事点心。"三娘子曰："此事无疑，但请稳便。"半夜后，季和窥见之，一依前所为。天明，三娘子具盘食，果实烧饼数枚于盘中讫，更取他物，季和乘间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知觉也，季和将发，就食，谓三娘子曰："适会某自有烧饼，请撤去主人者，留待他宾。"即取已者食之，方饮次，三娘子送茶出来。季和曰："请主人尝客一片烧饼。"乃拣所易者与啖之。才入口，三娘子据地！"作驴声，即立变为驴，甚壮剑季和即乘之发，兼尽收木人、木牛子等。然不得其术，试之不成。季和乘策所变驴，周游他处，未尝阻失，日行百里。

后四年，乘入关，至华岳庙东五六里。路旁忽见一老人，拍手大笑曰："板桥三娘子，何得作此形骸？"因捉驴谓季和曰："彼虽有过，然遭君亦甚矣，可怜许，请从此放之。"老人乃从驴口鼻边，以两手擘开。三娘子自皮中跳出，宛复旧身，向老人拜讫，走去，更不知所之。

补江总白猿传

佚名

梁大同未，遣平南将军蔺钦南征，至桂林，破李师古、陈彻。别将欧阳纥！"略地至长乐，悉平诸洞，采入深阻。屹妻纤白，甚美。其部人曰："将军何为挈丽入经此？地有神，善窃少女，而美者尤所难免，宜谨护之。"屹甚疑惧，夜勒兵环甚庐，匿妇密室中，谨闭甚固，而以女奴十余伺守之。

尔夕，阴风晦黑，至五更，寂然无闻。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惊悟者，即已失妻矣。关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门山险，咫尺迷闷，不可寻逐。迨明，绝无其迹。绝大愤痛，誓不徒还。因辞疾，驻其军，日往四遐，即深凌险以索之。

既逾月，忽于百里之外丛筱上，得其妻绣履一双。虽浸雨濡，犹可辨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纥尤凄悼，求之益坚。选壮士三十人，持兵负粮，岩栖野食。又旬余，远所舍约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环之，乃编木以度。

绝岩翠竹之间，时见红彩，闻笑语音。们萝引絙，而涉其上，则嘉树列植，间以名花，其下绿芜，丰软如毯。清遇岑寂，杳然殊境。东向石门，有妇人数十，帔服鲜泽，嬉游歌笑，出入其中。见人皆慢视迟立。至则问曰："何因来此？"纥具以对。相视叹曰："贤妻至此月余矣。今病在床，宜遣视之。"

入其门，以木为扉。中宽辟若堂者三。四壁设床，悉施锦荐。其妻卧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纥就视之。四眸一眸，即疾挥手令去。诸妇人曰："我等与公之妻，比来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杀人，虽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两斛，食犬十头，麻数十斤，当相与谋杀之。其来必以正午。后慎勿太早，以十日为期。"因促之去。纪亦遽退。

遂求醇醪与麻犬，如期而往。妇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骋力，俾吾等以彩练缚手足于床，一踊皆断。尝纫三幅，则力尽不解，今麻隐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体皆如铁，唯脐下数寸，常护蔽之，此必不能御兵刃。"指其傍一岩曰："此其食廪，当隐于是，静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计成，招之即出。"如其言，屏气以俟。日晡，有物如匹练自他山下，透至若飞，径入洞中，少选，有美髯丈夫长六尺余，白衣曳杖，拥诸妇人而出。见犬惊视，腾身执之，披裂吮咀，食之致饱。妇人竞以玉杯进酒，谐笑甚欢。

既饮数斗，则扶之而去，又闻嘻笑之音。良久，妇人出招之，乃持兵而入，见大白猿，缚四足于床头，顾人蹙缩，求脱不得，目光如电。竞兵之，如中铁石。刺其脐下，即饮刃，血射如注。乃大叹咤曰："此天杀我，岂尔之能？然尔妇已孕，勿杀其子。将逢圣帝，必大其宗。"言绝乃死。

搜其藏，宝器丰积，珍羞盈品，罗列案几。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备。名香数斛，宝剑一双。妇人三十辈皆绝其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提去，莫知所置。又捕采唯止其身，更无党类。旦盥洗，著帽，加白抬，被素罗衣，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长数寸。所居常读木简，字若符篆，了不可识。已，则置石蹬下。晴昼或舞双剑，环身电飞，光圆若月。其饮食无常，喜啖果栗。尤嗜犬，咀而饮其血。日始逾午即帔然而逝，半昼往返数千里，及晚必归，此其常也。所须无不立得。夜就诸床嬲戏，一夕皆周，未尝寐。"言语淹详，华旨会利。然其状即猳玃类也。今岁木叶之初，忽怆然曰："吾为山神所诉，将得死罪。亦求护之于众灵，庶几可免。"前月哉生魄，石瞪生火，焚其简书，怅然自失曰："吾已千岁而无子。今有子，死期至矣。"因顾诸女泡澜者久，且曰："此山复绝，未尝有人至。上高而望不见樵者。下多虎狼怪兽。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能至者，非天假之。何那？”纥即取宝玉珍丽及妇人以归，犹有知其家者。纥妻周岁生一子，厥状肖焉！”。后纥为陈武帝所诛，素与江总善，爱其子聪悟绝人，常留养之，故免于难。及长果文学善书，知名于时。

长恨歌传

陈鸿

开元中，泰阶平，四海无事。玄宗在位岁久，倦于旰食宵衣，政无大小，始委于右丞相，稍深居游宴，以声色自娱。先是元献皇后、武淑妃皆有宠，相次即世。宫中虽良家子千数，无可悦目者，上心忽忽不乐。时每岁十月，驾幸华清宫，内外命妇，熠耀景从，浴日余波，赐以汤沐，春风灵液，澹荡其间。上心油然，若有所遇，顾左右前后，粉色如上。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既笄矣。鬓发膩理，纤秾中度，举止闲冶，如汉武帝李夫人！”。别疏汤泉，诏赐藻莹，既出水，体弱力微，若不任罗绮。光彩焕发，转动照人。上甚悦，进见之日，奏《霓裳羽衣曲》以导之；定情之夕，授金钗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摇，垂金珰。明年，册为贵妃，半后服用。由是冶其容，敏其词，婉娈万态，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时省风九州，泥金五岳，骊山雪夜，上阳春朝，与上行同辇，止同室，宴专席，寝专房。虽有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暨后宫才人、乐府妓女，使天子无顾盼意。自是六宫无复进幸者。非徒殊艳尤态致是，盖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叔父昆弟皆列位清贵，爵为通侯。姊妹封国夫人，富埒王宫，车服邸第，与大长公主侔矣，而恩泽势力，则又过之，出入禁门不问，京师长吏为之侧目。故当时谣咏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楣。”其为人心羡慕如此。

天宝末，兄国忠盗丞相位，愚弄国柄。及安禄山引兵向阙，以讨杨氏为词。潼关不守，翠华南幸，出咸阳，道次马嵬亭。六军徘徊，持戟不进。从官郎吏伏上马前，请诛晁错以谢天下。国思奉牦缨盘水，死于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问之，当时敢言者，请以贵妃塞天下怨。上知不免，而不忍见其死，反袂掩面，使牵之而去。仓皇展转，竟就死于尺组之下。既而玄宗狩成都！”，肃宗受禅灵武。明年大凶归元，大驾还都。尊玄宗为太上皇，就养南宫。自南宫迁于西内。时移事去，乐尽悲来。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莲夏开，宫槐秋落。梨园弟子，玉琯发音，闻《霓裳羽衣》一声，则天颜不怡，左右歔欷。三载一意，其念不衰。求之梦魂，杳不能得。

适有道士自蜀来，知上心念杨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术。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术以索之，不至。又能游神驭气，出天界，没地府以求之，不见。又旁求四虚上下，东极天海，跨蓬壶。见最高仙山，上多楼阙，西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有洞户，东向，阖其门，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扣扉，有双鬟童女，出应其门。方士造次未及言，而双鬟复入。俄有碧衣侍女又至，诘其所从。方士因称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寝，请少待之。”于时云海沈沈，洞天日晓，琼户重阖，悄然无声。方士展息敛足，拱手门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见一人冠金莲，披紫绡，珮红玉，曳凤舄，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问“皇帝安否”，次问天宝十四载以还事。

言讫，悯然。指碧衣取金钗钿合，各析其半，授使者曰：“为我谢太上皇，谨献是物，寻旧好也。”方士受辞与信，将行，色有不足。玉妃固征其意。复前跪致词：“请当时一事，不为他人闻者，验于太上皇，不然，恐钿合金钗，负新垣平之诈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宝十载，侍辇避暑于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是夜张锦绣，陈饮食，树瓜华，焚香于庭，号为乞巧。宫掖间尤尚之。时夜殆半，休侍卫于东西厢，独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言毕，执手各呜咽。此独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复堕下界，且结后缘。或为天，或为人，决再相见，好合如旧。”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间，幸惟自安，无自苦耳。”使者还奏太上皇，皇心震悼，日日不豫。其年夏四月，南宫宴驾。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任。鸿与瑯玡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京，垂于将来者也。歌既成，使鸿传焉。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尔。

附录

《长恨歌》

白居易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字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骊宫高处人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峨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
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
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天旋日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
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
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
春风桃李花开夜，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苑多秋草，宫叶满阶红不扫。
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
迟迟钟漏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井？
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
为感君王展转思，遂教言士殷勤觅。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
楼殿玲玫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
金阙西厢叩玉扃，转教小玉报双成。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
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逦开。三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
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
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
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
钗留一股合一扇，钗孽黄金合分钿。但令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
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陈鸾凤

裴铏

唐元和中，有陈鸾凤者，海康人也，负气义，不畏鬼神，乡党咸呼为“后来周处”。海康旧有雷公庙，邑人虔洁祭祀，祷祝既淫，妖妄亦作。邑人每岁闻新雷日，记某甲子，一旬复值斯日，百工不敢动作，犯者不信宿必震死，其应如响。时海康大旱，邑人祷而无应。鸾凤大怒曰：“吾之乡，乃雷乡也，为神不福，况受人奠酬如斯！稼穑既焦，陂池已涸，牲牢飨尽，焉用庙为！”遂秉炬爇之。其风俗，不得以黄鱼彘肉，相和，食之亦必震死。

是日，鸾凤持竹炭刀，于野田中，以所忌物相和啖之，将有所伺。果怪云生，恶风起，迅雷急雨震之。鸾凤乃以刃上挥，果中雷左股而断。雷堕地，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类熊猪，毛角，肉翼青色，手执短柄刚石斧，流血注然，云雨尽灭。鸾凤知雷无神，遂驰赴家，告其血属曰："吾断雷之股矣，请观之。"亲爱愕骇，共往视之，果见雷折股，而已又持刀，欲断其颈，啮其肉。为群众共执之曰："霆是天上灵物，尔为下界庸人，辄害雷公，必我一乡受祸，"众捉衣袂，使鸾凤奋击不得。

逡巡，复有云雷，裹其伤者，和断股而去。沛然云雨，自午及西，涸苗皆立矣。遂被长幼共斥之，不许还舍。于是持刀行二十里，诣舅兄家。及夜，又遭霆震，天火焚其室。复持刀立于庭，雷终不能害。旋有人告其舅兄向来事，又为逐出。复往僧室，亦为霆震，焚爇如前。知无容身处，乃夜秉炬，入于乳穴嵌孔之处，后雷不复能震矣。至曙，然后返舍，自后海康每有旱，邑人即醵金与鸾凤，请依前调二物食之，持刀如前，皆有云雨滂沱，终不能震。如此二十余年，俗号鸾凤为雨师。至大和中，刺史林绪知其事，召至州，诘其端倪。鸾凤云："少壮之时，心如铁石，鬼神雷电，视之若无当者。愿杀一身，请苏万姓，即上玄焉能使雷鬼敢骋其凶臆也！"遂献其刀于绪，厚酬其值。

陈义郎

温庭筠

陈义郎父彝爽，与周茂方，皆东洛福昌-人，同于三乡年习业。彝爽擢第归，娶郭愔女。茂方名竟不就，唯与彝爽交结相誓。唐天宝中，彝爽调集受蓬州仪陇令。其母恋旧居，不从子之官。行李有日，郭氏以自织染缣一匹裁衣，欲上其姑。误为交刀伤指，血沾衣上。启姑曰："新妇七八年温清晨昏，今将随夫之官，远违左右，不胜咽恋。然手自成此衫子，上有剪刀误伤血痕。不能澣去。大家见之，即不忘息妇。"其姑亦哭。彝爽固请茂方同行。

其子义郎才二岁，茂方见之，甚于骨肉。及去仪陇五百里里，磴石临险，巴江浩渺。攀萝游览，茂方忽生异志，命仆夫等先行："为吾邮亭具馔。"二人徐步，自牵马行，忽于山路斗拔之所，抽金锤击彝爽碎颡，挤之于浚湍之中。佯号哭云："某内逼北回，见马惊践长官殂矣，今将何之？"一夜会丧，爽妻及仆御致酒感恸。茂方曰："事既如此，如之何"况天下四方，人一无知者，吾便权与夫人乘名之官，且利一政俸禄，逮可归北，即与发哀。"仆御等皆悬厚利，妻不知本末，乃从其计到任，安帖其仆。一年以后，谓郭曰："吾志已成，誓无相背。"郭氏藏恨，未有所施。茂方防虞甚切，秩满移官，家于遂州长江。又一选，授遂州曹掾。居无何，已十七年，子长十九岁矣。

茂方谓必无人知，教子经业，既而学成。遂州秩满，挈其子应举。是年东都举选，茂方取北路，令子取南路，茂方意令觇故园之存没。涂次三乡，有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饭媪留食，再三瞻瞩。食讫，将酬其直。媪曰：“不然，吾怜子似吾孙姿状。”因启衣箧，出郭氏所留血污衫子以遗，泣而送之。其子秘于囊，亦不知其由，与父之本末。

明年，下第归长江。其母忽见血迹衫子，惊问其故。子具以三乡媪所对。及问年状、即其姑也。因大泣，引子于静室，具言之：“此非汝父，汝父为此人所害。吾久欲言，虑汝之幼。吾妇人，谋有不臧，则汝亡，父之冤无复雪矣，非惜死也。今此吾手留血襦还，乃无意乎？”其子密砺霜刃，侯茂方寝，乃断吭，仍挈其首诣官。连帅义之，免罪。即侍母东归。其姑尚存，且叙契阔，取衫子验之，歔欷对泣。郭氏养姑三年而终。

楚儿

孙棨

楚儿，字润娘，素为三曲之尤，而辩慧，往往有诗句可称。近以退暮，为万年浦贼官郭锻所纳，置于他所。润娘在娼中狂逸特甚，及被拘系，未能悛心。锻主繁务，又本居有正室，至润娘馆甚希每有旧识过其所居，多于窗牖间相呼，或使人询讯，或以巾笺送遗。锻乃亲仁诸裔孙也，为人异常凶忍且毒，每知必极答辱。润娘虽甚痛愤，已而殊不少革。尝一日自曲江与锻行，前后相去十数步，同版使郑光业（原注：昌国）时为补衰-，道与之遇，楚儿遂出帘招之，光业亦使人传语。锻知之，因曳至中衢，击以马箠，其声甚冤楚，观者如堵。光业遥视之，甚惊悔，且虑其不任府矣。光业明日特取路过其居侦之，则楚儿已在临街窗下弄琵琶矣。驻马使人传语，已持彩笺送光业，诗曰：″应是前生有宿冤，不期今世恶因缘。蛾眉欲碎巨灵掌，鸡肋难胜子路拳。只应吓人传铁券（原注：汾阳王有铁券，免死罪，今则无矣，盖恐吓之词），未应教我踏金莲-。曲江昨日君相遇，当下遭他数十鞭。″光业马上取笔答之曰：″大开眼界莫言冤，华州参军毕世甘他也是缘。无计不烦于偃蹇，有门须是疾连拳。据论当道加严箠，便合披缁念法莲。如此兴情殊不减，始知昨日是蒲鞭。″光业性疏纵，且无畏惮，不拘小节，是以敢驻马报复，仍便送之，闻者为缩颈。锻累主两赤邑捕贼，故不逞之徒，多所效命，人皆惮焉。

崔护

孟棨

博陵崔护-，资质甚美，而孤洁寡合。举进士下第。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一亩之宫，而花木丛萃，寂若无人。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以姓字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入，以杯水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崔以言挑之，不对，彼此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崔亦眷盼而归。尔后绝不复至。

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门墙如故，而已锁扃之。崔因题诗于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数日，偶至都城南，复往寻之。闻其中有哭声，扣门问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护邪？"曰："是也。"又哭曰："君杀吾女！"崔惊怛，莫知所答。老父曰："吾女笄年知书，未适人。自去年以来，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与之出，及归，见左扉有字，读之，入门而病，遂绝食数日而死。吾老矣，此女所以不嫁者，将求君子，以托吾身。今不幸而殒，得非君杀之耶！"又持崔大哭。

崔亦感恸，请入哭之，尚俨然在床。崔举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某在斯！"须臾开目，半日复活矣。父大喜，遂以女归之。

崔慎思

皇甫氏

博陵崔慎思，唐贞元中，应进士举。京中无第宅，常赁人隙院居止。而主人别在一院，都无丈夫，有少妇年三十余，窥之亦有容色，唯有二女奴焉。

慎思遂遣通意，求纳为妻。妇人曰："我非仕人，与君不敌，不可为他时恨也。"求以为妾，许之，而不肯言其姓。慎思遂纳之。二年余，崔所取给，妇人无倦色。后产一子，数月矣，时夜，崔寝，及闭户垂帷，而已半夜，忽失其妇。崔惊之，意其有奸，颇发忿怒，遂起堂前，彷徨而行。时月胧明，忽见其妇自屋而下，以白练缠身，其右手侍匕首，左手携一人头，言其父昔枉为郡守所杀，入城求报，已数年矣，未得，今既克矣，不可久留，请从此辞。遂更结束其身，以灰囊盛人首携之，谓崔曰："某幸得力君妾二年，而已有一子，宅及二婢，皆自致，并以奉赠，养育孩子。"言讫而别，遂逾墙越舍而去。慎思惊叹未已，少顷却至，曰："适去，忘哺孩子少乳。"遂入室，良久而出，曰："喂儿已毕，便永去矣。"慎思久之，怪不闻婴儿啼，视之，已为其所杀矣。杀其子者，以绝其念也，古之侠莫能过焉。

崔书生

牛僧孺

开元天宝中，有崔书生者，于东都逻谷口居，好植花竹，乃于户外别莳名花，春暮之时，英蕊芬郁，远闻百步。书生每晨必盥漱独看。忽见一女郎自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乘马东行，青衣老少数人随后。女郎有殊色，所乘马骏。崔生未及细视，而女郎已过矣。明日又过，崔生于花下先致酒茗尊杓，铺陈茵席，乃迎马首曰：“某以性好花木，此园无非手植。今香茂似堪流盼。伏见女郎频自过此，计仆驭当疲，敢具箪醪，希垂憩息。”女郎不顾而过。其后青衣曰：“但具酒馔，何忧不至。”女郎顾叱曰：“何故轻与人言！”言讫遂去。崔生明日又于山下别致醪酒，俟女郎至，崔生乃鞭马随之，到别墅之前，又下马拜请。

良久，一老青衣谓女郎曰：“单马甚疲，暂歇无伤。”因自控女郎马至堂寝下，老青衣谓崔生曰：“君既未婚，予为聘可乎？”崔生大悦，再拜跪，请不相忘。老青衣曰：“事即必定，后十五日大吉辰，君于此时，但具婚礼所要，并于此备酒馔。小娘子阿姊在逻谷中，有微疾，故小娘子日往看剩某去，便当咨启，至期则皆至此矣。”于是促行。崔生在后，即依言营备吉席所要。至期，女郎及姊皆到。其姊亦仪质极丽。遂以女郎归于崔生。母在旧居，殊不知崔生纳室。以不告而娶，但启聘媵ǎ。母见女郎，女郎悉归之礼甚具。经月余日，忽有一人送食于女郎，甘香特异。后崔生觉慈母颜衰瘁，因伏问几下，母曰：“吾有汝一子，冀得永寿。今汝所纳新妇，妖美无双。吾于土塑图画！”之中，未尝识此，必恐是狐媚之辈，伤害于汝，遂致吾忧。”崔生入室见女郎，女郎涕泪交下，曰：“本侍箕帚，便望终天，不知尊夫人待以狐媚辈，明晨即便请行，相爱今宵耳。”崔生掩泪不能言。

明日，女车骑复至。女郎乘马，崔生从送之，入逻谷三十余里，山间有川，川中异香珍果，不可胜纪。馆宇屋室，侈于王者。青衣百许，迎拜女郎曰：“小娘子，无行崔生，何必将来！”于是捧入，留崔生于门外。未几，一青衣传女郎姊言曰：“崔生遣行，使太夫人疑阻，事宜便绝，不合相见。然小妹曾奉周旋，亦当奉屈。”俄而召崔生入，责诮再三，辞辩清婉，崔生但拜伏受谴而已。遂坐于中寝对食，食讫，命酒，召女乐洽饮，铿锵万变。乐阕，其姊谓女郎曰：“须令崔郎却回，汝有何物赠送？”女郎遂出白玉合子遗崔生，崔生亦自留别。于是各呜咽而出，行至逻谷，回望干岩万壑，无径路，自恸哭归家。常见玉合子，郁郁不乐。忽有胡僧扣门求食，崔生出见，胡僧曰：“君有至宝，乞相示也。”崔生曰：“某贫士，何有见请？”僧曰：“君岂不有异人奉赠。贫道望气知之。”崔生因出合子示胡僧，僧起拜请曰：“请以百万市之。”遂将去。崔生问僧曰：“女郎是谁？”曰：“君所纳妻，王母第三十女玉卮娘子，他姊亦负美齐推女名于仙都，况复人间。所惜君娶之不得久远。倘往一年，君举家必仙矣。”崔生叹怨迨卒。

崔思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刘肃

崔思兢，则天朝或告其再从兄宣谋反，付御史张行直接之。告者先诱藏宣家妾，而云妾将发其谋，宣乃杀之，投尸于洛水。行岌按，略无状。则天怒，令重按。行岌奏如初。则天曰："崔宣反状分明，汝宽纵之。我令俊臣勘。汝毋悔！"行发曰："臣推事不若俊臣，陛下委臣，须实状。若顺旨妄族人，岂法官所守？臣必以为陛下试臣尔。"则天厉色曰："崔宣若实曾杀妾，反状自然明矣。不获妾，如何自雪？"行炭惧，逼宣家令访妾。思兢乃于中桥南北，多置钱帛，募匿妾者。数日，略无所闻。而其家每窃议事，则告者辄知之。思兢揣家中有同谋者，乃佯谓宣妻曰："须绢三百匹，顾刺客杀告者。"而侵晨伏于台前。宣家有馆客，姓舒，婺州人，言行无缺，为宣家服役，宣委之同于子弟。须臾，见其人至台，赂阍人，以通干告者。告者遂称云："崔家顾人刺我，请以闻。"台中惊忧。思兢素重馆客，知不疑，密随之，到天津桥。料其无由至台，乃骂之曰："无赖险獠！崔崔家破家，必引汝同谋，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遗汝五百缣，归乡足成百年之业。不然，则亦杀汝必矣！"其人悔谢，乃引思兢于告者之家，搜获其妾，宣乃得免。

崔炜

裴铟

贞元中，有崔炜者，故监察向之子也。向有诗名于人间，终于南海从事。炜居南海，竟豁然也。不事家产，多尚豪侠；不数年，财业殚尽，多栖止佛舍。时中元日，番禺人多陈设珍异于佛庙，集百戏于开元寺。炜因窥之，见乞食老妪，因蹶而覆人之酒瓮，当垆者欧之。计其直，仅一缗耳，炜怜之，脱衣为偿其所直。妪不谢而去。异日又来，告炜曰："谢子为脱吾难。吾善炙赘疣。今有越井冈艾少许奉子，每遇赘疣，只一炷耳。不独愈苦，兼获美艳。"炜笑而受之，妪倏亦不见。

后数日，因游海光寺，遇老僧赘于耳。炜因出艾试炙之，而如其说。僧感之甚，谓炜曰："贫道无以奉酬，但转经以资郎君之福祐耳。此山下有一任翁者，藏镪巨万，亦有斯疾。君子能疗之，当有厚报。请为书导之。"炜曰："然。"任翁一闻，喜跃，礼请甚谨。炜因出艾，一爇而愈。任翁告炜曰："谢君子痊我所苦，无以厚酬，有钱十万奉子，幸从容，无草草而去。"炜因留彼。炜善丝竹之妙，闻主人堂前弹琴声。诘家童，对曰："主人之爱女也。"因请其琴而弹之。女潜听而有意焉。

时任翁家事鬼曰独脚神，每三岁必杀一人飨之。时已逼矣，求人不获。任翁俄负心，召其子计之曰："门下客既不来，无血属可以为飨。吾闻大恩尚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报，况愈小疾耳。”遂令具神馔，夜将半，拟杀炜。已潜肩炜所处之室，而炜莫觉。女密知之，潜持刃，于窗隙间告炜曰：“吾家事鬼，今夜当杀汝而祭之，汝可持此破窗遁去。不然者，少顷死矣。此刃亦望持去，无相累也！”

炜恐悸汗流，挥刃携艾，断窗棂跃出，拔键而走。任翁俄觉，率家僮十余辈，持刃秉炬，追之六七里，几及之。炜因迷道，失足坠于大枯井中；追者失踪而返。炜虽坠井，为槁叶所藉而无伤。及晓视之，乃一巨穴，深百余丈，无计可出。四旁嵌空宛转，可容千人。中有一白蛇盘屈，可长数丈，前石臼，岩上有物滴下，如饴蜜，注臼中，蛇就饮之。炜察蛇有异，乃叩首祝之曰：“龙王，某不幸坠于此，愿王悯之！”幸不相害。因饮其余，亦不饥渴。细视蛇之唇吻，亦有疣焉。炜感蛇之见悯，欲为炙之，奈无从得火。既久，有遥火飘入于穴。炜乃燃艾，启蛇而炙之，是赘应手坠地。蛇之饮食久妨碍，及去，颇以为便，遂吐径寸珠酬炜。炜不受而启蛇曰：“龙王能施云雨，阴阳莫测，神变由心，行藏在己，必能有道拯援沉沦。倘赐挚维，得还人世，则死生感激，铭在肌肤。但得一归，不愿怀宝。”蛇遂咽珠，蜿蜒将有所适。

炜遂再拜跨蛇而去。不由穴口，只于洞中行。可数十里，其中幽暗若漆，但蛇之光烛四壁，时见绘画古丈夫，咸有冠带。最后触一石门，门有金兽啮环，洞然明朗。蛇低首不进，而卸下炜，炜将谓已达人世矣。入户，但见一室，空阔可百余步。穴之四壁，皆镌为房室。当中有锦绣炜帐数间，垂金泥紫，更饰以珠翠，炫晃如明垦之连缀。帐前有金炉，炉上有蚊龙、鸾凤、龟蛇、鸾雀，皆张口喷出香烟，芬芳蓊郁。旁有小池，砌以金壁，贮以水银，凫鹭之类，皆琢以琼瑶而泛之。四壁有床，咸饰以犀象，上有琴瑟、笙篁、鼗鼓、柷敔，不可胜记。炜细视，手泽尚新。炜乃恍然，莫测是何洞府也。良久，取琴试弹之，四壁户牖咸启。有小青衣出而笑曰：“玉京子已送崔家郎君至矣。”遂却走入。须臾，有四女，皆古鬟髻，曳霓裳之衣，谓炜曰：“何崔子擅入皇帝玄宫耶？”

炜乃舍琴再拜，女亦酬拜，炜曰：“既是皇帝玄宫，皇帝何在？”曰：“暂赴祝融-宴尔。”遂命炜就榻鼓琴，炜乃弹胡笳。女曰：”何曲也？”曰：”胡笳也。”曰：”何谓胡笳？吾不晓也。”炜曰：”汉蔡文姬-，即中郎邕之女也，没于胡中，及归，感胡中故事，因抚琴而成斯弄，象胡中吹笳哀咽之韵。”女皆怡然曰：”大是新曲。”遂命酌醴传觞。炜乃叩首，求归之意颇切。女曰：”崔子既来，皆是宿分，何必匆遽，幸且淹驻。羊城使者少顷当来，可以随往。”谓崔子曰：”皇帝已许田夫人奉箕帚，便可相见。”崔子莫测端倪，不敢应答。遂命侍女召田夫人。夫人不肯至，曰：”未奉皇帝诏，不敢见崔家郎也。”再命不至。谓炜曰：”田夫人淑德美丽，世无俦匹，愿君子善奉之，亦宿业耳。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即齐王女也。″崔子曰：″齐王何人也？″女曰：″王讳横，昔汉初亡齐而居海岛者。″逡巡有日影入照座中。炜因举首，上见一穴，隐隐然睹人间天汉耳。四女曰：″羊城使者至矣。″遂有一白羊自空冉冉而下，须臾至座。背有一丈夫，衣冠俨然，执大笔，兼封一青竹简，上有篆字，进于香几上。四女命侍女读之曰：″广州刺史徐绅死，安南都护赵昌充替。″女酌醴饮使者曰：″崔子欲归番禺，愿为挈往。″使者唱喏。回谓炜曰：″他日须与使者易服缉宇，以相酬劳。″炜但唯唯。四女曰：″皇帝有敕，令与郎君国宝阳燧珠，将往至彼，当有胡人具十万缗而易之。″遂命侍女开玉函，取珠授炜。炜载拜捧授，谓四女曰：″炜不曾朝谒皇帝，又非亲戚，何遽贶遗如是？″女曰：″郎君先人有诗于越台，感悟徐绅，遂见修缉，皇帝愧之，亦有诗继和。赍珠之意，已露诗中，不假仆说，郎君岂不晓耶？″炜曰：″不识皇帝何诗？″女命侍女书题于羊城使者笔管上云：″千岁荒台隳路隅，一烦太守重椒涂。感君拂拭意何极，报尔美妇与明珠。″炜曰：″皇帝原何姓字？″女曰：″已后当自知耳。″女谓炜曰：″中元日须具美酒丰馔于广州蒲涧寺静室，吾辈当送田夫人往。″

炜遂再拜告去，欲蹑使者之羊背。女曰：“知有鲍姑艾，可留少许。”炜但留艾，即不知鲍姑是何人也。遂留之。瞬息而出穴，履于平地，遂失使者与羊所在。望星汉，时已五更矣。俄闻蒲涧寺钟声，遂抵寺；僧人以早糜见饷，遂归广州。崔子先有舍税居，至日往舍询之，曰：“已三年矣。”主人谓崔炜曰：“子何所适，而三秋不返？”炜不实告。开其户，尘榻俨然，颇怀凄怆。问刺史，则徐绅果死，而赵昌替矣。乃抵波斯邸，潜鬻是珠。有老胡人一见，遂匍匐礼手曰：“郎君的入南越王赵佗墓中来。不然者，不合得斯宝。”盖赵佗以珠为殉故也。崔子乃具实告，方知皇帝是赵佗。佗亦曾称南越武帝故耳。遂具十万缗易之。崔子诘胡人曰：“何以知之？”曰：“我大食国宝阳燧珠也。昔汉初赵佗使异人梯山航海，盗归番禺，今仅千载矣。我国有能玄象者，言来岁国宝当归，故我王召我具大舶重资抵番禺而搜索。今日果有所获矣。”遂出玉液而洗之，光鉴一室。胡人遽泛舶归大食去。

炜得金，遂具家产。然访羊城使者，竟无影响。后有事于城隍庙，忽见神象有类使者，又睹神笔上有细字，乃侍女所题也。方具酒脯而奠之，兼重粉绘及广其字。是知羊城即广州城，庙有五羊焉。又征任翁之室，则村老云：“南越尉任嚣之墓耳。”又登越王殿台，睹先人诗云：“越井冈头松柏老，越王台上生秋草。古墓多年无子孙，野人践踏成官道。”兼越王继和诗，踪迹颇异。乃询主者。主者曰：“徐大夫绅，因登此台，感崔侍御诗，故重粉饰台殿，所以焕赫耳。”后将及中元日，遂丰洁香馔甘醴，留蒲涧寺僧室。夜将半，果四女伴田夫人至。容仪艳逸，言旨雅淡。四女与崔生进觞谐谑，将晓告去。崔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遂再拜讫，致书达于越王，卑辞厚礼，敬荷而已。遂与夫人归室。炜诘夫人曰：“既是齐王女，何以配南越人？”夫人曰：“某国破家亡，遭越王所虏，为嫔御。王崩，因以为殉，乃不知今是几时也。看烹郦生，如昨日耳。每忆故事，辄一潸然。”炜问曰：“四女何人？”曰：“其二瓯越王摇所献，其二闽越王无诸所进，俱为殉者。”又问曰：“昔四女云鲍姑，何人也？”曰：“鲍靓女，葛洪妻也。多行灸于南海。”炜方叹骇昔日之妪耳。又曰：“呼蛇为玉京子，何也？”曰：“昔安期生长跨斯龙而朝玉京，故号之玉京子。”炜因在穴饮龙余沫，肌肤少嫩，筋力轻健。后居南海十余载，遂散金破产，栖心道门，乃挈室往罗浮连访鲍姑，后竟不知所适。

崔玄微

段成式

唐天宝中，处士崔玄微洛东有宅。耽道，饵术及茯苓三十载。因药尽，领僮仆辈入嵩山采芝，一年方回。宅中无人，蒿莱满院。时春季夜间，风清月朗。不睡，独处一院，家人无故辄不到。

三更后，有一青衣云：“君在院中也。今欲与一两女伴过，至上东门表姨处，暂借此歇，可乎？”玄微许之。须臾，乃有十余人，青衣引入。有绿裳者前曰：“某姓杨。”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绯小女，曰：“姓石，名阿措。”各有侍女辈。玄微相见毕，乃坐于月下，问行出之由。对曰：“欲到封十八姨数日，云欲来相看，不得。今夕众往看之。”坐未定，门外报：“封家姨来也。”坐皆惊喜出迎。杨氏云：“主人甚贤，只此从容不恶，诸亦未胜于此也。”玄微又出见封氏，言词泠泠，有林下风气遂揖入坐。色皆殊绝。满座芳香，馥馥袭人。诸人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志绎其二焉。有红裳人与白衣送酒，歌曰：“皎洁玉颜胜白雪，况乃当年对芳月。沈吟不敢怨春风，自叹容华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绛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朵轻。自恨红颜留不住，莫怨春风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盏，性颇轻佻，翻酒污阿措衣。阿措作色曰：“诸人即奉求，余即不知奉求耳。”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弄酒！”皆起，至门外别；十八姨南去，诸人西入苑中而别。玄微亦不知异。

明夜又来，云：“欲往十八姨处。”阿措怒曰：“何用更去封妪舍，有事只求处士，不知可乎？”阿措又言曰：“诸侣皆住苑中，每岁多被恶风所挠，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阿措不能依回，应难取力。处士倘不阻见庇，亦有微报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诸女？”阿措曰：“但处士每岁岁日，与作一朱幡，上图日用五星之文，于苑东立之，则免难矣。今岁已过；但请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东风，即立之，庶夫免患也。”玄微许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乃齐声谢曰："不敢忘德。"拜而去。玄微于月中随而送之，逾苑墙，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东风振地，自洛南折树飞沙，而苑中繁花不动。玄微乃悟：诸女曰姓杨、李、陶，及衣服颜色之异，皆众花之精也；绯衣名阿措，即安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风神也。后数夜，杨氏辈复至愧谢。各裹桃李花数斗，劝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愿长如此住，卫护某等，亦可致长生。"至元和初，玄微犹在，可称年三十许人。

又，尊贤坊田弘正宅中门外，有紫牡丹成树，发花千余朵；花盛时，每月夜，有小人五、六，长尺余，游于花上。如此七、八年。人将掩之，辄失所在。

崔张自称侠

冯翊子

进士崔涯、张祜下第后多游江淮，常嗜酒侮谑时辈，或乘饮兴即自称豪侠。二子好尚既同，相与甚洽。崔因醉作侠士诗云：太行岭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铁；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门便与妻儿别。由是往往播在人口："崔张真侠士也。"以此人多设酒馔待之，得以互相推许。

一旦，张以诗上牢盆使，出其子授漕渠小职，得堰，俗号冬瓜。张二子：一椿儿，一桂子。有诗曰："椿儿绕树春园里，桂子寻花夜月中。"人或戏之曰："贤郎不宜作此等职。"张曰："冬瓜合出枯子。"戏者相与大哂。

后岁余，薄有资力。一夕，有非常人，装饰甚武，腰剑，手囊贮一物，流血于外。入门谓曰："此非张侠士居也？"曰："然。"张揖客甚谨。既坐，客曰："有一仇人，十年莫得，今夜获之，喜不可言。"指其囊曰："此其首也。"问张曰："有酒否？"张命酒饮之。客曰："此去三数里，有一义士，余欲报之，则平生恩仇毕矣。闻公气义，可假余十万缗，立欲酬之，是余愿矣！此后赴汤蹈火，为狗为鸡，无所惮。"张且不吝，深喜其说，乃倾囊烛下，筹其缣素中品之物，量而与之。客曰："快哉，无所恨也！"乃留囊首而去，期以却回。

及期不至，五鼓绝声，东曦既驾，杳无踪迹。张虑以囊首彰露，且非己为，客既不来，计将安出？"遣家人将欲埋之，开囊出之，乃豕首遍也。因方悟之而叹曰："虚其名，无其实，而见欺之若是，可不戒欤！"豪侠之气自此而丧矣。

邓厂

佚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邓厂，封教之门生。初比随计，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孺之子，有气力，且富于财，谓厂曰："吾有女弟未出门，子能婚乎？当为君展力，宁一第耶？"时厂已婿李氏矣，其父常为福建从事，官至评事，有女二人皆善书，厂之所行卷，多二女笔迹。厂顾己寒贱，必能致腾踔，私利其言，许之。未既登第，就牛氏亲。不日，厂挈牛氏而归。将及家，厂绐牛氏曰："吾久不到家，请先往俟卿，可乎？"牛氏许之。洎到家，不敢泄其事。明日，牛氏奴驱其辎囊直入，即出牛氏居常所玩好幙帐杂物，列于庭庑间。李氏惊曰："此何为者？"奴曰："夫人将到，令某陈之。"李氏曰："吾即妻也，又何夫人焉？"即抚膺大哭，顿地。牛氏至，知其卖己也，请见李氏曰："吾父为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纵嫌不能富贵，岂无一嫁处耶？其不幸岂唯夫人乎？今愿一与夫人同之。夫人纵憾于邓郎，宁忍不为二女计耶？"时李氏将列于官，二女共牵挽其袖而止。后厂以秘书少监分司，悭啬尤甚。黄巢入洛，避乱于河阳，节度使罗元果请为副使。后巢寇又来，与元果窜焉，其金帛悉藏于地中，并为群盗所得。

邓甲

裴铡

宝历中，邓甲者，事茅山道士峭岩。峭岩者，真有道之士，药变瓦砾，符召鬼神。甲精恳虔诚，不觉劳苦，夕少安睫，昼不安床。峭岩亦念之，教其药，终不成；受其符，竟无应。道士曰："汝于此二般无分，不可强学。"

授之禁天地蛇术。寰宇之内，唯一人而已。甲得而归焉。至乌江，忽遇会稽宰遭毒蛇螫其足，号楚之声，惊动闾里，凡有术者，皆不能禁。甲因为治之，先以符葆其心，痛立止。甲曰："须召得本色蛇，使收其毒，不然者，足将刖矣，是蛇疑人禁之，应走数里。"遂立坛于桑林中，广四丈，以丹素周之。乃飞篆字，召十里内蛇。不移时而至，堆之坛上，高丈余，不知几万条耳。后四大蛇，各长三丈，伟如汲桶，蟠其堆上。时百余步草木，盛夏尽皆黄落。甲乃跌足攀缘上其蛇堆之上，以青筱敲四大蛇脑曰："遣汝作五主，掌界内之蛇，焉得使毒害人？是者即住，非者即去。"甲却下，蛇堆崩倒，大蛇先去，小蛇继往，以至于荆只有一小蛇，土色，肖箸，其长尺余，倍然不去。

甲令异宰来，垂足，叱蛇收其毒。蛇初展缩，难之。甲又叱之，如有物促之，只可长数寸耳，有膏流出其背，不得已而张口向疮吸之。宰觉其脑内有物，如针走下。蛇遂裂皮成水，只有脊骨在地。宰遂无苦，厚遗之金帛。时维扬有毕生，有常弄蛇于条，日戏于阛阓，遂大有资产，而建大第。及卒，其子鬻其第，无奈其蛇，因以金帛召甲。甲至，与一符，飞其蛇过城垣之外。始货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宅。甲后至浮梁县，时逼春风，有茶园之内，素有蛇毒，人不敢啜其茗，毙者已数十人，邑人知甲之神术，敛金帛，令去其害。甲立坛，召蛇王，有一大蛇如股，长丈余，焕然锦色，其从者万条，而大者独登坛，与甲较其术。

蛇渐立，首隆数尺，欲过甲之首；甲以杖上拄其帽而高焉。蛇首竟困，不能逾甲之帽，蛇乃路为水，余蛇皆毙。倘若蛇首逾甲，即甲为水焉。从此茗园遂绝其毒虺。甲后居茅山学道，至今犹在焉。

定婚店

李复言

杜陵韦固，少孤，思早娶妇，多岐求婚，必无成而罢。元和二年，将游清河，旅次宋城颠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马-潘昉女见议者，来日先明，期于店西龙兴寺门。固以求之意切，旦往焉，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布翼，坐于阶上，向月捡书。固步觇之，不识其字；既非虫篆八分科斗之势，又非梵书。因问曰：″老父所寻者何书？固少小苦学，世间之字，自谓无不识者，西国梵字，亦能读之，唯此书目所未睹，如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间书，君因何得见？″固曰：″非世间书则何也？″曰：″幽冥之书。″固曰：″幽冥之人，何以到此？″曰：″君行自早，非某不当来也。凡幽吏皆掌人生之事，掌人可不行冥中乎？今道途之行，人鬼各半，自不辨尔。″固曰：″然则君又何掌？″曰：″天下之婚牍耳。″固喜曰：″固少孤，常愿早娶，以广胤嗣。尔来十年，多方求之，竟不遂意。今者人有期此，与议潘司马女，可以成乎？″曰：″未也，命苟未合，虽降衣缨而求屠博，尚不可得，况郡佐乎？君之妇，适三岁矣。年十六，当入君门。″因问：″囊中何物？″曰：″赤绳子耳。以系夫妻之足。及其生，则潜用相系，虽仇敌之家，贵贱悬隔，天涯从宦，吴楚异乡。此绳一系，终不可绾。君之脚，已系于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家何为？″曰：″此店北，卖菜陈婆女耳。″固曰：″可见乎？″曰：″陈尝抱来，鬻菜于市。能随我行，当即示君。″及明，所期不至。老人卷书揭囊而行。固逐之，入菜市。有眇妪，抱三岁女来，弊陋亦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曰：“煞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当食天禄，因子而食邑，庸可煞乎？”老人遂隐。固骂曰：“老鬼妖妄如此。吾上大夫之家，娶妇必敌，苟不能娶，即声伎之美者，或援立之，奈何婚眇妪之陋女？”磨一个刀子，付其奴曰，“汝素干事，能为我煞彼女，赐汝万钱。”奴曰：“诺。”明日，袖刀入菜行中，于众中刺之，而走。一市纷扰。固与奴奔走，获免。问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才中眉间。”尔后，固屡求婚，终无所遂。

又十四年，以父荫参相州军。刺史王泰俾摄司户掾，专鞫词狱，以为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因妻以其女。可年十六七，容色华丽。固称惬之极。然其眉间，常贴一花子，虽沐浴闲处，未尝暂去。岁余，固讶之，忽忆昔日奴刀中眉间之说，因逼问之。妻潸然曰："妾郡守之犹子也，非其女也。畴昔父曾宰宋城，终其官。时妾在襁褓，母兄次没。唯一庄在宋城南，与乳母陈氏居去店近，鬻蔬以给朝夕。陈氏怜小，不忍暂弃。三岁时，抱行市中，为狂贼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前，叔从事卢龙，遂得在左右。仁念以为女嫁君耳。"固曰："陈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乃曰："奇也，命也。"因尽言之，相钦愈极。后生男鲲，为雁门-太守，封太原郡太夫人。

乃知阴骘人之定，不可变也。宋城宰闻之，题其店曰："定婚店"。

东城老父传

陈鸿

老父姓贾名昌，长安宣阳里人。开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岁，九十八年矣。视听不衰，言甚安徐，心力不耗，语太平事历历可听。父忠，长九尺，力能倒曳牛，以材宫为中宫幕士。景龙四年，持幕竿随玄宗入大明宫，诛韦氏，奉睿宗朝群后，遂为景云功臣。以长刀备亲卫。诏徒家东云龙门。

昌生七岁，蹻捷过人，能抟柱乘梁，善应对，解鸟语音。玄宗在藩邸时，乐民间清明节斗鸡戏。及即位，治鸡坊于两宫间。索长安雄鸡，金毫铁钜高冠昂尾千数，养于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驯扰教饲。上之好之，民风尤甚。诸王世家，外戚家，贵主家，侯家，倾帑破产市鸡，以偿鸡直。都中男女，以弄鸡为事；贫者弄假鸡。帝出游，见昌弄木鸡于云龙门道旁，召入，为鸡坊小儿，衣食右龙武军。三尺童子，入鸡群，如狎群小，壮者，弱者，勇者，怯者，水谷之时，疾病之候，悉能知之。举二鸡，鸡畏而驯，使令如人。护鸡坊中谒者王承恩言于玄宗。召试殿庭，皆中玄宗意。即日为五百小儿长。加之以忠厚谨密，天子甚爱幸之。金帛之赐，日至其家。开元十三年，笼鸡三百，从封东岳。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礼奉尸归葬雍州。县官为葬器丧车，乘传洛阳道。十四年三月，衣斗鸡服，会玄宗于温泉。当时天下号为"神鸡童"。时人为之语曰："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能令金钜期胜负，白罗绣衫随软舆。父死长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丧车。"

昭成皇后之在相王府，诞圣于八月五日。中兴之后，制为千秋节。赐天下民牛酒乐三日，命之曰酺一，以为常也。大合乐于宫中，岁或酺于洛。元会与情明节，率皆在骊山。每至是日，万乐具举，六宫毕从。昌冠雕翠金华冠，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袖绣襦袴，执锋拂道。群鸡叙立于广场，顾眄如神，指挥风生。树毛振翼，砺吻磨距，抑怒待胜，进退有朝，随鞭指低昂，不失昌度。胜负既决，强者前，弱者后，随昌雁行，归于鸡坊。角牴万夫，跳剑寻橦一，蹴球踏绳！”，舞于竿颠者，索气沮色，逡巡不敢入。岂教猱扰龙之徒欤？二十三年，玄宗为娶梨园弟子潘大同女，男眼佩玉，女服绣懦，皆出御府。昌男至信、至德。天宝中，妻潘氏以歌舞重幸于杨贵妃。夫妇席宠四十年，恩泽不渝，岂不敏于伎，谨于心乎？上生于乙酉鸡辰，使人朝服斗鸡，兆乱于太平矣。上心不悟。

十四载，胡羯陷洛，潼关不守。大驾幸成都，奔卫乘舆。夜出便门，马路道阱。伤足，不能进，杖入南山。每进鸡之日，则向西南大哭。禄山往年朝于京师，识昌于横门外。及乱二京，以千金购昌长安、洛阳市。昌变姓名，依于佛舍，除地击钟，施力于佛。洎太上皇归兴庆宫，肃宗受命于别殿，昌还旧里。居室为兵掠，家无遗物。布衣憔悴，不复得入禁门矣。明日，复出长安南门，道见妻儿于招国里，菜色黯焉。儿荷薪，妻负故絮。昌聚哭，决于道。遂长逝息长安佛寺，学大师佛旨，大历元年，依资圣寺大德僧运平住东市海池，立陁罗尼石幢。书能纪姓名；读释氏经，亦能了其深义至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昼把土拥根，汲水灌竹，夜正观于禅室。建中三年，僧运平人寿尽。服礼毕，奉舍利塔于长安东门外镇国寺东偏，手植松柏百株。构小舍，居于塔下，朝夕焚香洒扫，事师如生。

顺宗在东宫，舍钱三十万，为昌立大师影堂及斋舍。又立外层，居游民，取佣给。昌因日食粥一杯，浆水一升，卧草席，絮衣。过是，悉归于佛。妻潘氏后亦不知所往。贞元中，长子至信衣并州甲，随大司徒燧矣入觐，省昌于长寿里。昌如己不生，绝之使去。次子至德归，贩缯洛阳市，来往长安间，岁以金帛奉昌，皆绝之。遂俱去，不复来。元和！”中，颍川陈鸿祖携友人出春明门，见竹柏森然，香烟闻于道，下马觐昌于塔下。听其言，忘良之暮。宿鸿祖于斋舍，话身之出处，皆有条贯。遂及王制。鸿祖问开元之理乱。昌曰：“老人少时，以斗鸡求媚于上。上倡优畜之，家于外宫，安以知朝廷之事。然有以为吾子言者。老人见黄门侍郎杜暹出为碛西节度，摄御史大夫，始假风宪以威远。见哥舒翰之镇凉州也，下石堡，戍青海城，出白龙，逾葱岭，界铁关，总管河左道，七命始摄御史大夫。见张说之领幽州也，每岁入关，辄长辕挽辐车，辇河间、蓟州庸调缯布，驾连，坌入关门。输于王府，江淮绮縠，巴蜀锦绣，后宫玩好而已。河州敦煌道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关中粟米，藏于百姓。天子幸五岳，从官千乘马骑，不食于民。老人岁时伏腊得归休，行都市间，见有卖白衫白叠布。行邻比廛间，有人禳病，法用皂布一匹，持重价不克致，竟以幞头罗一代之。近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专人扶仗出门，阅街衢中，东西南北视之，见白衫者不满百。岂天下之人皆执兵乎？开元十二年，诏三省侍郎仪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县令者。及老人见四十，三省郎吏，有理刑才名，大者出刺郡，小者镇县。自老人居大道旁，往往有郡太守休马于此，皆惨然不乐朝廷沙汰使治郡。开元取士，孝弟理人而已。不闻进士宏词拔萃之为其得人也。大略如此。”因泣下。复言曰：“上皇北臣穹庐，东臣鸡林颡，南臣滇池！”，西臣昆夷，三岁一来会。朝觐之礼容，临照之恩泽，衣之锦絮，饲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无留外国宾。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视首饰靴服之制，不与向同，得非物妖呼？”鸿祖默不敢应而去。

东阳夜怪录

唐?王洙

前进士王洙字学源，其先琅琊人，元和十三年春擢第。尝居邹鲁间名山习业。洙自云，前四年时，因随籍入贡，暮次荥阳逆旅。值彭城客秀才成自虚者，以家事不得就举，言旋故里，遇洙，因话辛勤往复之意。自虚字致本，语及人间目睹之异。是岁，自虚十有一月八日东还（乃元和八年也），翼日，到渭南县，方属阴曀，不知时之早晚。县宰黎谓留饮数巡，自虚恃所乘壮，乃命僮仆辎重，悉令先于赤水店俟宿，聊踟蹰焉。东出县郭门，则阴风刮地，飞雪雾天。行未数里，迨将昏黑。自虚僮仆，既悉令前去，道上又行人已绝，无可问程，至是不知所届矣。路出东阳驿南，寻赤水谷口道，去驿不三四里，有下坞，林月依微，略辨佛庙。自虚启扉，投身突入，雪势愈甚。自虚窃意佛宇之居，有住僧，将求委焉，则策马入。其后才认北横数间空屋，寂无灯烛。久之倾听，微似有人喘息声，遂系马于西面柱，连问“院主和尚，今夜慈悲相救。”徐闻人应：“小病僧智高在此。适僮仆已出使村中教化，无徙以致火烛。雪若是，复当深夜，客何为者？自何而来？四绝亲邻，何以取济？今夕脱不恶其病秽，且此相就，则免暴露。兼撤所藉刍槁分用，委质可矣。”自虚他计既穷，闻此内亦颇喜。乃问“高公生缘何乡？何故栖此？又俗姓云何？既接恩容，当还审其出处。”曰：“贫道俗姓安，（以本身肉鞍之故也。）生在碛西。本因舍力，随缘来诣中国。到此未几，房院疎芜，秀才卒降，无以供待，不垂见怪为幸。”自虚如此问答，颇忘前倦。乃谓高公曰：“方知探宝化城，如来非妄立喻，今高公是我导师矣。高公本宗，固有如是降伏其心之教。”俄则沓沓然若数人联步而至者，遂闻云：“极好雪，师丈在否？”高公未应间，闻一人云：“曹长先行。”或曰：“朱八丈合先行。”又闻人曰：“路甚宽，曹长不合苦让，偕行可也。”自虚窃谓人多，私心益壮。有顷，即似悉造座隅矣。内谓一人曰：“师丈此有宿客乎？”高公对曰：“适有客来诣宿耳。”自虚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昏然，莫审其形质，唯最前一人，俯檐映雪，仿佛若见着皂裘者，背及肋有搭白补处。其人先发问自虚云：“客何故瑀瑀（丘圭反）然犯雪，昏夜至此？”自虚则具以实告。其人因请自虚姓名，对曰：“进士成自虚。”自虚亦徙而语曰：“暗中不可悉揖清扬，他日无以为子孙之旧，请各称其官及名氏。”便闻一人云：“前河阴转运巡官，试左骁卫胄曹参军卢倚马。”次一人云：“桃林客，副轻车将军朱中正。”次一人曰：“去文姓敬。”次一人曰：“锐金姓奚。”此时则似周坐矣。初因成公应举，倚马旁及论文。倚马曰：“某儿童时，即闻人咏师丈聚雪为山诗，今犹记得。今夜景象，宛在目中，师丈有之乎？”高公曰：“其词谓何？试言之。”倚马曰：“所记云，谁家扫雪满庭前，万壑千峰在一拳。吾心不觉侵衣冷，曾向此中居几年。”自虚茫然如失，口呿眸贻，尤所不测。高公乃曰：“雪山是吾家山，往年偶见小儿聚雪，屹有峰峦山状，西望故国怅然，因作是诗。曹长大聪明，如何记得，贫道旧时恶句。不因曹长诚念在口，实亦遗忘。”倚马曰：“师丈骋逸步于遐荒，脱尘机于维系，巍巍道德，可谓首出侪流。如小子之徒，望尘奔走，曷敢窥其高远哉？倚马今春以公事到城，受性顽钝。阙下桂玉，煎迫不堪。旦夕羁旅，虽勤劳夙夜，料入况微，负荷非轻，常惧刑责。近蒙本院转一虚衔（谓空驱作替驴），意在苦求脱免。昨晚出长乐城下宿，自悲尘中劳役，慨然有山鹿野麋之志。因寄同侣，成两篇恶诗，对诸作者，辄欲口占，去放未敢。”自虚曰：“今夕何夕，得闻佳句。”倚马又谦曰：“不揆荒浅，况师丈文宗在此，敢呈丑拙邪？”自虚苦请曰：“愿闻，愿闻。”倚马因朗吟其诗曰：“长安城东洛阳道，车轮不息尘浩浩。争利贪前竞着鞭，相逢尽是尘中小（其一）。日晚长川不计程，离群独步不能鸣。赖有青青河畔草，春来犹得慰羁情。”合座咸曰：“大高作。”倚马谦曰：“拙恶，拙恶。”中正谓高公曰：“比闻朔漠之士，吟讽师丈佳句绝多，今此是颖川，况侧聆卢曹长所念，开洗昏鄙，意爽神清。新制的多，满座渴咏，岂不能见示三两首，以沃群瞩？”高公请俟他日。中正又曰：“眷彼名公悉至，何惜兔园。雅论高谈，抑一时之盛事。今去市肆若远，夜艾兴余，杯觞固不可求，炮炙无由而致，宾主礼阙，惭恧空多。吾辈方以观心朵颐（谓齕草之性，与师丈同），而诸公通宵无以充腹，赧然何补？”高公曰：“吾闻嘉话可以忘乎饥渴，秖如八郎，力济生人，动循轨辙，攻城犒士，为己所长。但以十二因缘，皆徙觞起；茫茫苦海，烦恼随生。何地而可见菩提？何门而得离火宅（亦用事讥之）？”中正对曰：“以愚所谓，覆辙相寻，轮回恶道；先后报应，事甚分明。引领修行，义归于此。”高公大笑，乃曰：“释氏尚其清净，道成则为正觉，觉则佛也。如八郎向来之谈，深得之矣。”倚马大笑。自虚又曰：“适来朱将军再三有请和尚新制，在小生下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实愿观宝。和尚岂以自虚远客，非我法中而见鄙之乎？且和尚器识非凡，岸谷深峻，必当格韵才思，贯绝一时；妍妙清新，摆落俗态。岂终秘咳唾之余思，不吟一两篇，以开耳目乎？”高公曰：“深荷秀才苦请，事则难于固违，况小僧残疾衰羸，习读久废，章句之道，本非所长，却是朱八无端挑抉吾短。然于病中偶有两篇自述，匠石能听之乎？”曰：“愿闻。”其诗曰：“拥褐藏名无定踪，流沙千里度衰容。传得南宗心地后，此身应便小双峰。为有阎浮珍重因，远离西国赴咸秦。自徙无力休行道，且作头陀不系身。”又闻满座称好声。移时不定，去文忽于座内云：“昔王子猷访戴安道于山阴，雪夜皎然，及门而返，遂传何必见戴之论。当时皆重逸兴，今成君可谓以文会友，下视袁安、蒋诩。吾少年时，颇负隽气，性好鹰鹯，曾于此时，畋游驰骋。吾故林在长安之巽维，御宿川之东畤（此处地名苟家觜也）。咏雪有献曹州房一篇，不觉诗狂所攻，辄污泥高鉴耳。因吟诗曰：’爱此飘摇六出公，轻琼洽絮舞长空。当时正逐秦丞相，腾踯川原喜北风。’献诗讫，曹州房颇甚赏仆此诗，因难云：‘呼雪为公，得无检束乎？’余遂徵古人尚有呼竹为君，后贤以为名论，用以证之。曹州房结舌，莫知所对。然曹州房素非知诗者，乌大尝谓吾曰：’难得臭味同。’斯言不妄。今涉彼远官，参东州军事（义见《古今注》），相去数千。苗十（以五五之数，故第十）气候哑吒。凭恃群亲，索人承事。鲁无君子者，斯焉取诸？”锐金曰：“安敢当。不见苗生几日？”曰：“涉旬矣，然则苗子何在？”去文曰：“亦应非远。知吾辈会于此，计合解来。”居无几，苗生遽至。去文伪为喜意，拊背曰：“适我愿兮。”去文遂引苗生与自虚相揖，自虚先称名氏，苗生曰：“介立姓苗。”宾主相谕之词，颇甚稠沓。锐金居其侧曰：“此时则苦吟之矣，诸公皆由，小奚诗病又发，如何如何？”自虚曰：“向者承奚生眷与之分非浅，何为尚吝瑰宝，大失所望？”锐金退而逡巡曰：“敢不贻广席一噱乎？”辄念三篇近诗云：“舞镜争鸾彩，临场定鹊拳。正思仙仗日，翘首仰楼前。养斗形如木，迎春质似泥。信如风雨在，何惮迹卑栖。为脱田文难，常怀纪涓恩。欲知疎野态，霜晓叫荒村。”锐金吟讫，暗中亦大闻称赏声。高公曰：“诸贤勿以武士见待朱将军，此公甚精名理，又善属文，而乃犹无所言，皮里臧否吾辈，抑将不可。况成君远客，一夕之聚，空门所谓多生有缘，宿鸟同树者也。得不因此留异时之谈端哉？”中正起曰：“师丈此言，乃与中正树荆棘耳。苟众情疑阻，敢不唯命是听。然卢探手作事，自贻伊戚，如何？”高公曰：“请诸贤静听。”中正诗曰：“乱鲁负虚名，游秦感宁生。候惊丞相喘，用识葛卢鸣。黍稷滋农兴，轩车乏道情。近来筋力退，一志在归耕。”高公叹曰：“朱八文华若此，未离散秩，引驾者又何人哉？屈甚，屈甚。”倚马曰：“扶风二兄，偶有所系（意属自虚所乘），吾家龟兹苍文毙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乐喧厌静，好事挥霍，兴在结束，勇于前驱（谓般轻货首队头驴）。此会不至，恨可知也。”去文谓介立曰：“胃家兄弟，居处匪遥，莫往莫来，安用尚志。《诗》云：’朋友攸摄，’而使尚有遐心，必须折简见招，鄙意颇成其美。”介立曰：“某本欲访胃大去，方以论文兴酣，不觉迟迟耳。敬君命予，今且请诸公不起，介立略到胃家即回。不然，便拉胃氏昆季同至，可乎？”皆曰：“诺”。介立乃去。无何，去文于众前，窃是非介立曰：“蠢兹为人，有甚爪距。颇闻洁廉，善主仓库。其如蜡姑之丑，难以掩于物论何？”殊不知介立与胃氏相携而来，及门，瞥闻其说。介立攘袂大怒曰：“天生苗介立，斗伯比之直下，得姓于楚远祖棼皇茹。分二十族，祀典配享，至于《礼经》（（谓《郊特牲》八蜡，迎虎迎猫也）。奈何一敬去文，盘瓠之余，长细无别，非人伦所齿。只合驯狎稚子，狞守酒旗，谄同妖狐，窃脂媚灶，安敢言人之长短。我若不呈薄艺，敬子谓我咸秩无文，使诸人异日藐我。今对师丈念一篇恶诗，且看如何？”诗曰：“为惭食肉主恩深，日晏蟠蜿卧锦衾。且学志人知白黑，那将好爵动吾心。”自虚颇甚佳叹。去文曰：“卿不详本末，厚加矫诬。我实春秋向戌之后，卿以我为盘瓠衤商，如辰阳比房，于吾殊所华阔。”中正深以两家献酬未绝为病，乃曰：“吾愿作宜僚以释二忿，可乎？昔我逢丑父，实与向家棼皇，春秋时屡同盟会。今座上有名客，二子何乃互毁祖宗？语中忽有绽露，是取笑于成公齿冷也。且尽吟咏，固请息喧。”于是介立即引胃氏昆仲与自虚相见，初襜襜然若自色，二人来前，长曰胃藏瓠，次曰藏立。自虚亦称姓名。藏瓠又巡座云：“令兄令弟。”介立乃于广众延誉胃氏昆弟：“潜迹草野，行著及于名族；上参列宿，亲密内达肝胆。况秦之八水，实贯天府，故林二十族，多是咸京。闻弟新有题旧业诗，时称甚美，如何得闻乎？”藏瓠对曰：“小子谬厕宾筵，作者云集，欲出口吻，先增惭怍。今不得已，尘汙诸贤耳目。诗曰：‘鸟鼠是家川，周王昔猎贤。一徙离子卯（鼠兔皆变为猬也），应见海桑田’。”介立称好：“弟他日必负重名，公道若存，斯文不朽。”藏瓠敛躬谢曰：“藏瓠幽蛰所宜，幸陪群彦，兄揄扬太过，小子谬当重言，若负芒刺。”座客皆笑。时自虚方聆诸客嘉什，不暇自念己文，但曰：“诸公清才绮靡，皆是目牛游刃。”中正将谓有讥，潜然遁去。高公求之不得，曰：“朱八不告而退，何也？”倚马对曰：“朱八世与炮氏为仇，恶闻发硎之说而去耳。”自虚谢不敏。此时去文独与自虚论诘，语自虚曰：“凡人行藏卷舒，君子尚其达节。摇尾求食，猛虎所以见几，或为知己吠鸣，不可以主人无德，而废斯义也。去文不才，亦有两篇言志奉呈。诗曰：‘事君同乐义同忧，那校糟糠满志休。不是守株空待兔，终当逐鹿出林丘。’‘少年尝负饥鹰用，内愿曾无宠鹤心。秋草殴除思去宇，平原毛血兴徙禽。’”自虚赏激无限，全忘一夕之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方欲自夸旧制，忽闻远寺撞钟。则比膊鎋然声尽矣。注目略无所睹，但觉风雪透窗，臊秽扑鼻。唯窣飒如有动者，而厉声呼问，绝无由答。自虚心神恍惚，未敢遽前扪撄。退寻所系之马，宛在屋之西隅，鞍鞯被雪，马则齕柱而立。迟疑间，晓色已将辨物矣。乃于屋壁之北，有橐驼一，贴腹跪足，亻显耳<齿司>口。自虚觉夜来之异，得以遍求之。室外北轩下，俄又见一瘁瘠乌驴，连脊有磨破三处，白毛茁然将满。举视屋之北拱，微若振迅有物，乃见一小鸡蹲焉。前及设像佛宇塌座之北，东西有隙地数十步。牖下皆有彩画处，土人曾以麦稳之长者，积于其间，见一大驳猫儿眠于上。咫尺又有盛饷田浆破瓠一，次有牧童所弃破笠一，自虚因蹴之，果获二刺猬，蠕然而动。自虚周求四顾，悄未有人，又不胜一夕之冻乏，乃揽辔振雪，上马而去。绕出村之北，道左经柴栏旧圃，睹一牛踣雪齕草。次此不百余步，合村悉辇粪幸此蕴崇。自虚过其下，群犬喧吠，中有一犬，毛悉齐裸，其状甚异，睥睨自虚。自虚驱马久之，值一叟，辟荆扉，晨兴开径雪，自虚驻马讯焉。对曰："此故友右军彭特进庄也。郎君昨宵何止？行李间有似迷途者。"自虚语及夜来之见，叟倚篲惊讶曰："极差，极差。昨晚天气风雪，庄家先有一病橐驼，虑其为所毙，遂覆之佛宇之北，念佛社屋下。有数日前，河阴官脚过，有乏驴一头，不任前去。某哀其残命未舍，以粟斛易留之，亦不羁绊。彼栏中瘠牛，皆庄家所畜。适闻此说，不知何缘如此作怪。"自虚曰："昨夜已失鞍驮，今馁冻且甚，事有不可率话者，大略如斯，难于悉述。"遂策马奔去，至赤水店，见僮仆，方讶其主之相失，始忙于求访。自虚慨然，如丧魂者数日。

窦乂

温庭筠

扶风窦乂，年十三，诸姑累朝国戚，其伯检校工部尚书交，闲厩使、宫苑使，于嘉会坊有庙院。乂亲与张敬立任安州长史，得替归城。安州土出丝履，敬立赍十数辆散甥侄，竞取之。唯乂独不龋俄而所余之一辆，又稍大，诸甥侄之剩者。乂再拜而受之。敬立问其故，乂不对，殊不知殖货有端木之远志。遂于市鬻之，得钱半千，密贮之。潜于锻炉作二枝小锸，利其刃。

五月初，长安盛飞榆荚，乂扫聚得斛余。遂往诣伯所，借庙院习业。伯父从之。乂夜则潛寄褒义寺法安上人院止，昼则往庙中。以二锸开隙地，广五寸，深五寸，密布四千余条，皆长二十余步，汲水渍之，布榆荚于其中。寻遇夏雨，尽皆滋长。比及秋，森然已及尺余，千万余株矣。及明年，榆栽已长三尺余，乂遂持斧代其并者，相去各三寸。又选者条枝稠直者，悉留之。所间下者，二尺作围束之，得百余束。遇秋阴霖，每束鬻值十余钱。

又明年，汲水于旧偷沟中。至秋，榆已有大者如鸡卵。更选其稠直者，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斧去之，又得二百余束，此时鬻利数倍矣。后五年，遂取大者作屋椽，仅千余茎，鬻之，得三四万余钱。其端大之材，在庙院者；不啻千余，皆堪作车乘之用。此时生涯，已有百余。自此市帛，布裘百结，日歉食而已。遂买蜀青麻布，百钱个疋，四尺而裁之，雇人作小袋子。又买内乡新麻鞋数百辆，不离庙中。长安诸坊小儿及金吾家小儿等，日给饼三枚，钱十五丈，付与袋子一口。至冬，拾槐子实其内，纳焉。月余，槐子已积两车矣。又令小儿拾破麻鞋，每三辆，以新麻鞋一辆换之。远近知之，送破麻鞋者云集。数日，获千余辆。然后鬻榆材中车轮者，此时又得百余千。雇日佣人，于崇贤西门水涧，从水洗其破麻鞋，曝干，贮庙院中。又坊门外买诸堆弃碎瓦子，令功人于流水涧洗其泥滓，车载积于庙中。然后置石嘴难五具，剉碓三具，西市买油靛数石，雇庖人执爨。广召日佣人，令剉其破麻鞋，粉其碎瓦，以疏布筛之，合槐子油靛，令役人日夜加功烂捣，候相乳入，悉看堪为挺，从臼中熟出，命工人井手团握。例长三尺已下，圆径三寸，垛之得万余条，号为法烛。

建中初，六月，京城大雨，尺烬重桂，巷无车轮。义乃取此法烛鬻之，每条百文，将燃炊爨，与薪功倍。又获无穷之利。先是西市秤行之南，有十余亩坳下潜汙之地，目曰小海池，为旗亭之内，众秽听聚。又遂求买之。其主不测，又酬钱三万。既获之，于其中立标，悬幡子。绕池设六七铺，制造煎饼及棚子。召小儿掷瓦砾，击其幡标，中者以煎饼糰子啖。不逾月，两街小儿竞往，计万万，所掷瓦已满池矣。遂经度，造店二十间，当其要害，日收利数千，甚获其要。店今存焉，号为窦家店。又尝有胡人米亮，因饥寒，义见辄与钱帛，凡七年，不之间。异日，义见亮，哀其饥寒，又与钱五千文。亮因感激而谓人曰："亮终有所报大郎。"义方闲居，无何亮且至，谓义曰："崇贤里有小宅出卖，直二百千文，大郎速买之。"又西市柜坊，鏁钱盈余，即依直出钱市之。书契日，亮与义曰："亮攻于览玉，尝见宅内有异石，人罕知之，是捣衣砧，真于阗玉，大郎且立致富矣。"义未之信。亮曰："延寿坊召玉工观之。"玉工大惊曰："此奇货也！攻之当得腰带銙二十副，每副百钱，三千贯文。"遂令琢成，果得数百于价。又得合子执带头尾诸色杂类，鬻之，又计获钱数十万贯。其宅井元契，义遂与米亮，使居之以酬焉：又李晟太尉宅前，有一小宅，相传凶甚，直二百十千，义买之。筑园打墙，拆其瓦木，各垛一处，就耕之。太尉宅中，傍其地有小楼，常下瞰焉。晟欲并之为击球之所。他日乃使人问义，欲买之。义确然不纳，云："某自有所要。"候晨休沐日，遂具宅契书，请见晟。语晟曰："某本置此宅，欲与杀戚居之，恐俯逼太尉甲第，贫贱之人，固难安矣。某所见此地宽闲，其中可以为戏马。今献元契，伏惟俯赐照纳。"晟大悦，私谓义："不要某微力乎"义曰："无敢望，犹恐后有缓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再来投告令公。”晟益知重。乂遂搬移瓦木，平治其地如砥，献晟。晟戏马，荷乂之所惠。乂乃干两市选大商产巨万者，得五六人，遂问之：“君岂不有子弟婴诸道及在京职事否？”贾客金语乂曰：“大郎忽与某等致得子弟庇身之地，某等共率草粟之直二万贯文。”乂因怀诸贾客子弟名谒晟，皆认为亲故。最忻然览之，各置诸道膏腴之地重职。乂又获钱数万。

崇贤里有中郎将曹遂兴，堂下生一大树。遂兴每患其经年枝叶，有碍庭宇，伐之又恐损堂室。乂因访遂兴，指其树曰：“中郎何下去之？”遂兴答曰：“诚有碍耳，因虑根深本固，恐损所居室字。”乂遂请买之：“仍与中郎除之，不令有损，当令树自失。”中郎大喜。乃出钱五千文，以纳中郎。与斧所匠人议伐其树，自梢及根，令各长二尺余断之，厚与其直。因选就众材，及陆博局数百，鬻于本行，又计利百余倍。其精干率是类也。后乂年老无子，分其见在财等，与诸熟识亲友。至其余千产业，街西诸大市各千余贯，与常住法安上人经管，不拣日时，供拟其钱，亦不计利。乂卒时，年八旬余，京城和会里有邸，弟侄宗亲居焉。诸孙尚在。

杜牧

高彦休

唐中书舍人杜牧，少有逸才，下笔成咏。弱冠擢进士第，复捷制科。牧少隽，住疏野放荡，虽为检到，而不能自禁。会丞相牛僧孺出镇扬州，辟节度掌书记。牧供职之外，唯以宴游为事。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耀罗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牧常出没驰其间，无虚夕。复有卒三十人，易服随后，潜护之，憎孺之密教也。而牧自谓得谁人不知之，所至成欢，无不会意。如是且数年。及征拜侍御史，僧孺于中堂饯，团戒之曰：“以侍御史气概达驭固当自极夷途，然常虑风情不节，或至尊体乖和。”牧因谬曰：“某幸常自检收，不至贻尊忧耳。”僧孺笑而不答，即命侍儿取一小书麓，对牧发之，乃街卒之密报也。凡数十百，悉曰：“某夕杜书记过某家，无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牧对之大惭，因位拜致谢，而终身感焉。故僧孺之薨，牧为之志，而极言其美，报所知也。牧既为御史，久之，分务洛阳。

时李司徒愿-，罢镇闲居，声妓豪华，为当时第一。洛中名士，咸谒见之。李乃大开宴席，当时朝客高流，无不臻赴，以牧持宪，不敢邀致。牧遣座客达意，愿预期会。李不得已驰书。方对酒独斟，亦已酣畅，闻命近来。时会中已饮酒，女妓百余人，皆绝艺殊色。牧独坐南行，瞪目注视，引满三爵，问李云：″闻有紫云者孰是？″李指示之。牧复凝睇良久曰：″名不虚得，宜以见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李俯而笑，诸妓皆回首破颜。牧又自饮三爵，朗吟而起曰：″华堂今日崎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意气闲逸，旁若无人，牧又自以年渐迟暮，常追赋感旧诗曰：″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情。三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又曰：″觥船一棹百分空，十载青春不负公。今日鬓丝禅榻伴，茶烟轻飏落花风。″太和末，牧复自恃御史出佐沈傅师江西宣州幕。虽所至辄游，而终无属意，咸以非其所好也。及闻湖州名郡，风物妍好，且多奇色，因甘心游之。湖州刺史某乙，牧素所厚者，颇喻其意。

及牧至，每为之曲宴周游。凡优倡女，力所能致者，悉为出之。牧注目凝视曰：“美矣，未尽善也。”乙复候其意。牧曰：“愿得张水嬉，使州人毕观，候四面云集，某当闲行寓目，冀于此际，或有阅焉。”乙大喜，如其言。至日，两岸观者如堵。迨暮，竟无所得。将罢，舟蚁岸。于丛人中，有里姥引头女，年十余岁。牧熟视曰：“此真国色，向诚虚设耳。”因使语其母，将接致舟中。母女皆惧。牧曰：“且不即纳，当为后期。”姥曰：“他年失信，复当何如？”牧曰：“吾不十年，必守此郡。十年不来，乃从尔所适可也。”母许诺，因以重市结之，为盟而别。故牧归朝，颇以湖州为念，然以官秩尚卑，殊未敢发。寻拜黄州、他州，又移睦州，皆非意也。牧素与周墀善，会墀为相，乃并以三笺干墀，乞守湖州。意以弟目疾，冀于江外疗之。

大中三年，始授湖州刺史。此至郡，则已十四年矣。所约者，已从人三载，而生三子。牧既即政，函使召之。其母惧其见夺，携幼以同往。牧诘其母曰：“曩既许我矣，何为反之？”母曰：“向约十年，十年不来而后嫁，嫁已三年矣。”牧因取其载词视之，俯首移晷曰：“其词也直，强之不祥。”乃厚为礼而迫之。因赋诗以自伤曰：“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

杜子春

李复言

杜子春者，盖周、隋间人，少落拓不事家产。然以志气闲旷，纵酒闲游，资产荡尽，投于亲故，皆以不事事见弃。

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长安中，日晚未食，仿惶不知所往，于东市西门，饥寒之色可掬，仰天长吁。有一老人策杖于前，问曰：“君子何叹？”春言其心，且愤其亲戚之疏薄也，感激之气，发于颜色。老人曰：“几缗则丰用。”子春曰：“三五万，则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万。”曰：“未也。”乃言：“百万。”亦曰：“未也。”曰：“三百万。”乃曰：“可矣。”于是，袖出一缗，曰：“给子今夕。明日午时，候子于西市波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邸，慎无后期。”及时，子春往，老人果与钱三百万。不告姓名而去。子春既富，荡心复炽。自以为终身不复羁旅也。乘肥衣轻，会酒徒，征丝管，歌舞于倡楼，不复以治生为意。一、二年间，稍稍而尽。衣服车马，易贵从贱，去马而驴，去驴而徒，倏忽如初。

既而，复无计，自叹于市门。发声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复如此，奇哉！吾将复济子几缗方可？”子春惭不应。老人因逼之。子春愧谢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时来前期约处。”子春忍愧而往，得钱一千万。未受之初，愤发，以为从此谋身治生，石季伦猗顿小竖耳。钱既入手，心又翻然。纵适之情，又却如故。不一、二年间，贫过旧日。

复遇老人于故处。子春不胜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牵据止之，又曰：“嗟乎，拙谋也！”因与三千万，曰：“此而不痊，则子贫在膏肓矣。”子春曰：“吾落拓邪游，生涯罄尽，亲戚豪族，无相顾者。独此叟三给我，我何以当之？”因谓老人曰：“吾得此，人间之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衣食，于名教复圆矣。感叟深惠，立事之后，唯叟所使。”老人曰：“吾心也。子治生毕，来岁中元见我于老君双桧下。”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遂转资扬州，买良田百顷，郭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余间，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侄，迁祔族亲，恩考煦之，仇者复之。既毕事。及期而往。

老人者方啸于二桧之阴。遂与登华山云台峰，入四十里余，见一处室屋严洁，非常人居。彩云遥覆，惊鹤飞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药炉，高九尺余。紫焰光发，灼焕窗户。玉女九人，环炉而立。青龙白虎，分据前后。其时日将暮，老人者不复俗衣，乃黄冠缝帔士也。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遗子春，令速食之。讫，取一虎皮铺于内西壁，东向而坐。戒曰：“慎勿语，虽尊神、恶鬼、夜叉、猛兽、地狱，及君之亲属所困缚万苦，皆非真实。但当不动不语，宜安心莫惧，终无所苦。当一心念吾所言。”言讫而去。

子春视庭，唯一巨瓮，满中贮水而已。道士适去，旌旗戈甲，千乘万骑，遍满崖谷，呵叱之声，震动天地。有一人称大将军，身长丈余，人马皆着金甲，光芒射人。亲卫数百人，皆杖剑张弓，直入空前，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将军？”左右竦剑而前，逼问姓名，又问作何物，皆不对。问者大怒，摧斩争射之声如雷，竟不应。将军者极怒而去。

俄而，猛虎、毒龙、狻猊、狮子、蝮蝎万计，哮吼拿攫而争前，欲搏噬，或跳过其上。子春神色不动，有顷而散。既而，大雨滂澍，雷电晦暝，火轮走其左右，电光掣其前后，目不得开。须臾，庭际水深丈余，流电吼雷，势若山川开破，不可制止。瞬息之间，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顾。

未顷，而将军音复来，引牛头狱卒，奇貌鬼神，将大镬汤面置子春前。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枪两叉，四面周匝。传命曰：“肯言姓名，即放。不肯言，即当心取又置之镬中。”又不应。因执其奏来，拽于阶下，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应。及鞭捶流血，或射或斫，或煮或烧，苦不可忍。其妻号哭曰：“诚为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执巾栉，奉事十余年矣。令为尊鬼所执，不胜其苦。不敢望君匍匐拜乞，但得公一言，即全性命矣。人谁无情，君乃忍惜一言！”雨泪庭中，且咒且骂。春终不顾，将军且曰：“吾不能毒汝妻耶？”令取锉碓，从脚寸寸锉之。妻叫哭愈急，竟不顾之。将军曰：“此贼妖术已成，不可使久在世间。敕左右斩之。”斩讫，魂魄被领见阎罗王，曰：“此乃云台峰妖民乎？捉付狱中。”于是熔铜、铁杖、碓捣、碾磨、火坑、镬汤、刀山、剑树之苦，无不备尝。然心念道士之言，亦似可忍，竟不呻吟。

狱卒告受罪毕。王曰：“此人阴贼，不合得作男，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单父县丞王劝家。”生而多病，针炙药医，略无停日。亦尝坠火坠床，痛苦不齐。终不失声。俄而长大，容色绝代，而口无声，其家目为哑女。亲戚押者，侮之万端，终不能对。同乡有进士卢硅者，闻其容而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哑辞之，卢曰：“苟为妻而贤，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长舌之妇。”乃许之。卢生备六礼亲迎为妻。数年，恩情甚笃。生一男，仅二岁，聪慧无故。卢抱儿与之言，不应，多方引之，终无辞。卢大怒曰：“昔贾大夫之妻，鄙其夫，才不笑。然观其射雉，尚释其憾。今吾又不及贾，而文艺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为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两足，以头扑于石上，应手而碎，血溅数步。子春爱生于心，忽忘其约。不觉失声云：“噫！”喧声未息，身坐故处。道士者亦在其前。初五更矣。见其紫焰穿屋上，大火起四合，屋室俱焚。

道士叹曰：“错大误余乃如是！”因提其发投水瓮中。未顷，火息。道士前曰：“吾子之心，喜、怒、哀、惧、恶、欲，皆忘矣。所未臻者，爱而已。向使子无喷声。吾之药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难得也！吾药可重炼，而子之身犹为世界所容矣。勉之哉！”遥指路使归。子春强登基观焉，其炉已坏。中有铁柱大如臂，长数尺。道士脱衣，以刀子削之。

子春既归，愧其忘誓。复自劾以谢其过。行至云台峰，绝无人迹，叹恨而归。

樊夫人

裴铡

樊夫人者，刘纲妻也。纲仕为上虞令，有道术，能檄召鬼神；禁制变化之事，亦潜修密证，人莫能知。为理尚清静简易，而政令宣行，民受其惠，无水旱疫毒鸷暴之伤，岁岁大丰。暇日，常与夫人较其术用：俱坐堂上，纲作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烧客碓屋，从东起，夫人禁之即灭。庭中两株桃，夫妻各咒一株，使相斗击；良久，纲所咒者不如，数走出篱外。纲唾盘中，即成鲤鱼；夫人唾盘中成獭，食鱼。纲与夫人入四明山，路阻虎，纲禁之，虎伏不敢动，适欲往，虎即灭之；夫人径前，虎即面向地，不敢仰视，夫人以绳系虎于床脚下。纲每共试术，事事不胜。

将升天，县厅侧先有大皂荚树，纲升树数丈，方能飞举，夫人平坐，冉冉如云气之升，同升天而去。后至唐贞元中，湘潭有一媪，不云姓氏，但称湘媪，常居止人舍，十有余载矣。尝以丹篆文字救疾于闾里，莫不响应。乡人敬之，为结构华屋数间而奉媪。媪曰："不然，但土木其字，是所愿也。"温鬓翠如云，肥洁如雪，策杖曳履，日可数百里。忽遇里人女，名曰逍遥，年二八，艳美，携筐采菊，遇媪瞪视，足不能移。媪目之曰："汝乃爱我，可同之所止否？"逍遥欣然掷筐，敛衽称弟子，从媪归室。父母奔追及，以杖击之，叱而返舍；逍遥操益坚，窃索自缢。亲党敦谕其父母，请纵之，度不可制，遂舍之。复诣媪，但帚尘、易水、焚香、读道经而已。后月余，媪白乡人曰："某暂之罗浮，扃其户，慎勿开也。"乡人问："逍遥何之？"曰："前往。"如是三稔，人但于户外窥，见小松迸笋而丛生阶砌。及媪归，召乡人同开锁，见逍遥懵坐于室，貌若平日，唯蒲履为竹梢串于栋宇间。媪遂以杖叩地曰："吾至，汝可觉。"逍遥如寐醒，方起，将欲拜，忽遗左足，如刖于地。媪遽令无动，拾足勘膝，噀之以水，乃如故。乡人大骇，敬之如神，相率数百里皆归之。媪貌甚闲暇，不喜人之多相识。忽告乡人曰："吾欲往洞庭救百余人性命，谁有心为我设船一只，一两日可同观之。"有里人张拱，家富，将具舟楫，自驾而送之。欲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风涛蹙一巨舟，没于君山岛上而碎，载数十家，近百亲人，然不至损，未有舟楫来救，各星居于岛上。忽有一白鼍，长丈余，游于沙上，数十人拦之，挝杀，分食其肉。

明日，有城如雪，围绕岛上，人家莫能辨。其城渐窄狭，束岛上人，忙怖号叫，囊囊皆为齑粉，束其人为簇，其广不三数丈，又不可攀援，势已紧急。岳阳之人，亦遥睹雪城，莫能晓也。时媪舟已至岸，媪遂登岛攘剑，步罡噀水，飞剑而刺之，白城一声如霹雳，城遂崩，乃一大白鼍，长十余丈，婉蜒而毙，剑立其胸，遂救百余人之性命，不然，顷刻即拘束为血肉矣。岛上之人，咸号泣礼谢。命拱之舟返湘潭，拱不忍便去。忽有道士与媪相遇，曰："樊姑，尔许时何处来？"甚相慰悦。拱诘之，道士曰："刘纲真君之妻，樊夫人也。"后人方知媪即樊夫人也。拱遂归湘潭。后媪与逍遥一时返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